



春回大地

[苏] 符·柯切托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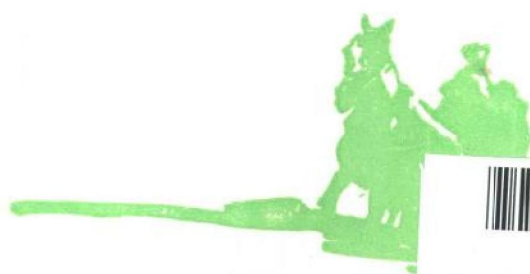
I512·45

24:1

春 回 大 地

〔苏〕符·柯切托夫

陆九如 陆肇明 译



Z019116

38190

ВСЕВОЛОД КОЧЕТОВ
ТОВАРИЩ АГРОНОМ

根据苏联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符·柯切托夫文集》第一卷译出

春回大地

(原名《农艺师同志》)

[苏]符·柯切托夫 著

陆九如 陆肇明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625 插页7 字数290,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书号: 10100·685 定价: 1.30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主要人物表

彼得(彼金卡)·杰敏季耶维奇·拉弗列季耶夫——复活村集体农庄农艺师。

克拉芙季娅(克拉尼卡、克拉娃等)·库兹明尼什娜·雷若娃——复活村集体农庄蔬菜育种组组长。

安东·伊凡诺维奇·苏尔柯夫——复活村集体农庄主席。

玛丽扬娜(玛丽扬卡、玛丽扬努什卡等)·库兹明尼什娜·苏尔柯娃——克拉芙季娅的妹妹，农庄主席安东的妻子。

达丽娅·瓦西里耶芙娜·库佐夫金娜——复活村集体农庄党组织书记，饲养场主任。

乌里扬·弗罗洛维奇·阿诺欣——复活村集体农庄大田作业队队长。

巴维尔·康士坦丁诺维奇·德列莫夫——复活村集体农庄庄员。

伊里亚·彼得罗维奇·诺索夫——复活村集体农庄饲马班长。

叶莉扎维塔·斯捷潘诺芙娜·兹旺卡雅——复活村集体农庄饲养员。

阿历山德拉(阿霞)·兹旺卡雅——复活村集体农庄共青团书记，叶莉扎维塔的女儿。

卡尔普·古里耶维奇——复活村集体农庄木匠。

德米特里(米嘉)·安特罗波维奇·普罗申——复活村集

体农庄养蜂员。

伊丽娜·阿尔卡季耶芙娜·普罗宁娜——德米特里的妹妹，拉弗列季耶夫的房东。

叶卡捷琳娜(卡嘉)·维克多罗芙娜·普罗宁娜——伊丽娜的女儿。

格奥尔基·特罗菲莫维奇·拉普捷夫——卡嘉的丈夫，地质工作者。

尼娜·弗拉基米罗芙娜·古萨柯娃——复活村集体农庄中学校长。

柳德米拉·基里罗芙娜·奥涅申娜——复活村集体农庄女医生。

萨维利奇——复活村集体农庄庄员。

尼基达·安德烈耶维奇·卡拉班诺夫——区委第一书记。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格罗莫夫——区执委会主席。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谢罗舍夫斯基——区总农艺师。

序

关于柯切托夫，无须多说：苏联战后崛起的一位重要作家，五十年代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在国内由于《茹尔宾一家》而一举成名，又曾因为《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而痛遭批评，他是苏联所谓《十月》“保守派”的主将，是苏联国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作家！

《春回大地》(原名《农艺师同志》)是柯切托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在《茹尔宾一家》问世的前一年(1951年)，前者写的是农村题材，后者写的是工人题材，两部小说堪称姊妹篇，而且《春回大地》中的主人公农艺师拉弗列季耶夫后来又在《州委书记》里以第二州委书记的身分出现。然而这部小说却一直默默无闻，未被重视，而且还受到过批评。可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当苏联文学界非同寻常地广泛纪念这位已故作家七十诞辰的时候，评论家的口气却有了明显的转变，认为过去是“夸大”了柯切托夫“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学上的不足之处”，其实这位“党员作家对集体农庄的新生事物、农村风俗、道德是有着深刻的了解的”^①。

那么，《春回大地》究竟是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充满憧憬的农庄主席，阴险狡诈的总农艺师，朴实勤劳的农庄庄员，追求新事物的青年，顽固守旧的老人，热情纯真的女人，骄傲好胜的姑娘……他们组成了苏维埃辽阔大地

① И. 斯特罗科夫：《朝创作技巧攀登》(载1982年2月5日《文学俄罗斯》)。

上的一个小小的集体，在可怕的沼泽地上，在凶猛的洪水袭击下坚持着，劳动着，生活着。这就是小说主人公——昔日战场上的猛士、如今一名普通的农艺师——所面临的新的工作环境。小说描写了这位外来人如何无私地艰难曲折地融入这陌生集体的奋斗过程，在改天换地的艰苦斗争中发挥带头作用、主力作用，从而获得了群众的真诚爱戴和党的充分信任，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如同柯切托夫的其他作品一样，这部早期之作也充满了革命、乐观和亢奋的激情。目标明确、思想敏锐、行动坚决的主人公，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未来的劳动者形象，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战斗集体，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战后苏联人民战斗的思想风貌，而且即使现在读来，也能给人以教育，给人以奋发前进的鼓舞力量。

然而，柯切托夫这部早期之作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活跃在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总使人感到理想有余，丰满不足，特别是塑造人物性格方面，个性显得贫乏，有些流于简单化，再加上略嫌松散的结构、不够洗练严谨的语言等等，致使小说本该具有的巨大感染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也许M·阿列克谢耶夫说得对：“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里，某些地方使人感到，作家过分急于表达某些炽烈的想法，有时来不及琢磨句子，在怀着战士的激情的情况下有失准确性。但是，当进攻的行列正朝着未经侦察的、坑坑洼洼的、每前进一步都可能遭到危险的地方冲锋陷阵时，谁会指责进攻行列中一个不愿殿后的战士呢？”^①

①M·阿列克谢耶夫：《符谢沃洛德·柯切托夫》（载《莫斯科》1982年第2期）。

总而言之，《春回大地》是一部讴歌理想、集体、生活、劳动的作品，一部塑造英雄人物的作品，同时又称不上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然而如果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柯切托夫的作品，那么读一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或许不无裨益。中国读者倘能从这部小说中得到一点精神上的鼓舞，从作家创作的得失中悟出一点启示，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快慰了。

小说第一部由陆九如译出，第二部系陆肇明所译。译文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陆 肇 明

1982年10月于苏州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

拉弗列季耶夫到了新的地方睡得很不好。他仿佛整夜都听到那早已忘却了的辘重车队的车轮嘎吱嘎吱的响声，清晰而尖厉的地雷爆炸声，战地令人不安的轰鸣声。凌晨，不平静的夜晚的烟雾缓慢地、不情愿地被昏暗的晨曦驱散。最后的反攻又开始了……炮兵连刚刚摆开阵势——直接在湿漉漉的混凝土公路上散开——就必须立即开火，因为敌人的坦克从围困着的科尼斯堡以楔形阵势朝皮拉乌奔窜，迎面的炮火愈来愈近；拉弗列季耶夫拚命扯大嗓门，叫喊着发布命令，但炮手班的战士们自己知道该怎么行动……

道路上空的雾霭变成血红色，宛如太阳的余辉，燃烧着的汽车冒着火苗，滚滚烟雾在余辉中颤动。大炮旁只剩下两三名战士，炮兵连周围的混凝土公路上鲜血淋淋，烟尘弥漫，而坦克仍不断逼近、逼近。在坦克密集的扇形射击和灼人的滚滚硝烟的旋涡中，愈来愈难以支持。他，这个指挥员已不得不亲自瞄准、开炮射击。不知是谁——拉弗列季耶夫已不可能

从那受了伤流着血的污黑的面孔上辨认出来——匆忙地从弹药箱里抱起炮弹，递给他，同时用脚踢开灼热的弹壳，三月的春雪在热弹壳下滋滋响着，缓缓地溶化了。

最后一段艰苦的决战情景他已记不清了——只有在梦境中时而才再现出来：敌人坦克的火力已不再是扇形射击，而直接瞄准大炮挡板轰击，把它击弯，轰碎，锐利的金属碎片将拉弗列季耶夫击倒在地。

他飘飘悠悠地飞向什么地方，象常见的梦境一样，接着睁开了眼睛。隔壁房间里的座钟喑哑地敲着点；晨风掠过油毛毡的屋顶，轻拂着从屋檐上垂下的黑色边沿；宽敞的窗外，老苹果树摇动着枝桠，驱赶着雾幔；枯黄的落叶斜舞着飘落下来，紧贴在潮湿的玻璃窗上；花楸树细柔的树干在风中摇曳，擦着排水管吱吱作响；树上歇着一只喜鹊，它一会儿用这只眼、一会儿用那只眼打量着凉台里面，想必对桌上的手表、铅笔刀和香烟盒很感兴趣。

他梦见最后一次战斗不是偶然的。他的心脏阵阵作疼，胸部、左手也痛得厉害，这只手上所有的神经、肌腱都在那可怖的一天损伤了，后来在宽敞营帐的亚麻布顶篷下，军医用针把它们缝合起来。事隔好几年了，但这只伤痕累累的左手仍未完全恢复以往的功能，它在某些时候仍然是有用的，某些时候则是件身外之物，走路时，它确实象一件多余的东西，必须放在口袋里，免得碍事。只有手指还算灵活，要是另一只手划火柴，它们还能抓住火柴盒，拿烟卷，假如把手放在桌上，这些手指还可以敲出简单乐曲的节拍……

拉弗列季耶夫生怕碰着伤疤，小心翼翼地套上了裤子，将裤腿塞进靴筒里，穿了上衣，戴上便帽，把昨晚被暴雨淋湿

还未干透的假獭绒大衣披在肩上，便顺着颓败的、长满青苔的高台阶一步步下来，往花园走去，因为他感到胸闷，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踩着腐烂的落叶一步一滑地走了几步，在雨后显得发黑的苹果树间环视四周。这所宽大、低矮、有砖砌廊柱的住宅孤零零地坐落在花园中央，墙泥剥落，拱形的窗户象一个个空洞的眼眶，屋顶呈半球形，微微凹陷。左边的厢房已毁坏，在乱石堆和扔下的梁木之间长着一棵接骨木树，周围一些高大的梨树和椴树都已枯死——被火灾烧死的、粗厚的树皮丝丝片片地垂挂下来，干枯的树身上露出的木质部分，被风雨侵蚀得闪闪发亮。

右边厢房还完好无损，紧贴厢房的是敞亮的凉台。就在那里，拉弗列季耶夫在一张落满灰尘、硬邦邦的卧榻上度过了不平静的一夜。邻近凉台的一间屋子里，种在花盆里的天竺葵和无花果宽阔的叶子，从里面紧贴在玻璃窗上，浓密的绿荫比任何帷幔和窗帘还要厚实，不可能透过它看到屋里。这里住着一位安静的老妈妈，她半夜里默不作声地从床上起来，安顿拉弗列季耶夫过夜，他在路上已冻得冰凉，淋得透湿。记得，她曾经打算给他让出自己老式的有羽毛褥子的木床，自己睡到箱子上去。但是他睡意朦胧地拒绝了，于是就被领到凉台上。老妈妈仍默不作声地拿来了干净的床单、大枕头和绗过的棉被。

她白白忙了半天，无论是柔软的枕头或是厚厚的棉被都无济于事，拉弗列季耶夫还是感到浑身发冷。

他竖起衣领，继续沿着花园走着。风儿吹动大衣，潮湿的下摆扑打着膝盖。不是下雨，而是从低低的絮云里飘来的蒙

蒙水雾，使假獭绒大衣的茸毛上缀满了细碎、晶亮的水珠。在落叶中间，脚下偶尔碰到未被人发现的苹果，稍稍有点腐烂和起了霉斑。拉弗列季耶夫拣起苹果，嗅着发酵的气味，将熟透了的苹果剝去腐烂的果肉，它的味道，就象它的气味一样，带点酒味，还很可口。

他穿过枝条盘结多刺的野蔷薇花丛来到河边。在低矮而陡峭的河岸下，一丛丛棕褐色的芦苇象扫帚似的迎风狂舞，枯黄的芦杆互相撞击，发出银铃般清脆的音响，湍急的秋水冲击芦苇根部，发出汨汨的水声，宛如有人在拨动琴弦。河对岸是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岗，四周长满茂密的云杉林，从郁郁葱葱的树林中高耸出小钟楼的四面倾斜的尖屋顶，钟楼旁露出白色教堂的绿色屋顶，象茼蒿似的呈扁圆形。

眼前这幅景色使拉弗列季耶夫感到惊讶。它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那所森林里的隐修士的修道院。他和自己同龄的伙伴们常去那儿寻找野果和蘑菇，每当走近修道院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据说，一位叫费奥多西的老人在修道院里活活地躺在铺满针叶树枝的棺材里过了半个世纪，为此这修道院就叫做费多索夫修道院。当时这桩事显得非常神秘莫测，它变成许多可怕的传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到晚上，孩子们聚集在干草房里，有时在菜园的窝棚中，或坐在村口磨坊旁的圆木上，互相轮番地讲述着这些故事。

成年人并不是每天都回忆自己的童年，这种回忆要么是在受了委屈，心里难过，感到可怜自己的时候，要么在遇见了童年时的伙伴，或是在别离多年又重返故乡的时候。拉弗列季耶夫也不常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最近一次回忆好象是在救护列车将他运往遥远后方的时候。他躺在摇晃的吊床

上，在浏览了德国和波兰的风景之后，他透过车窗又重新见到了祖国的森林、树丛、草原和湖泊，见到了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和沃洛格达的乡村。为什么会回忆呢？是因为这时才有闲空吧？拉弗列季耶夫在农村中学毕业后，就考进了农学院，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他领到了农艺师的毕业文凭。但他还没来得及买只皮箱——他准备带着皮箱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介绍信出发去斯摩棱斯克州——战争就爆发了。皮箱不需要了，农艺师肩上背着背包进了炮兵训练班。以后就是战斗和行军……

昨天，他就是这样用简单几句话对本地的医生柳德米拉·基里罗芙娜·奥涅申娜讲述了自己的过去，他是在躲避暴雨顺路跑进路边一座干草棚里遇见她的。年轻姑娘坐在一根干燥的桦树圆木上，正用手掌揉搓着光裸的膝盖。她一见到他，连忙把窄窄的裙子直拉到皮靴筒上面，惶惑地微微一笑。

拉弗列季耶夫把大衣扔到新鲜的干草上，然后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卷，便开始他经常要对付的擦火柴的麻烦。柳德米拉·基里罗芙娜想帮他忙，但他客气地谢绝了，自己点燃香烟吸起来。她问他的手是怎么回事。他不太乐意地回答她——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只是说他的手曾经在许多医院、门诊所医治过，还在敖德萨近郊和高加索海滨做过泥疗。他一边说话，一边暗暗打量对方，无论如何也不能判断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一会儿是淡蓝的，一会儿是深蓝的，而她的鬈发应该说是栗色还是黑色呢？他仿佛觉得柳德米拉·基里罗芙娜的一切都捉摸不定，她的嗓音，甚至是同样一些话，时而说得暗哑，有点粗鲁，时而又很清脆、柔和。“要是您在

这儿工作，”她同情地微笑着说，“那让我来治疗您的手。它需要锻炼，按摩，洗热水澡……”

绵绵秋雨直到傍晚才稍稍停住。他们俩互相搀扶着，踩着路上粘腻的泥浆，在积满水的坑坑洼洼中择路而行。“我本想请您上我家去，”当昏暗中显现出一片住宅的屋顶时，柳德米拉·基里罗芙娜沉思地说，“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那家里会成什么样子。我在市里参加了三天医生代表会，可能家里的一切都乱糟糟，变得又湿又冷，更主要的是太远了，在村子的另一头。我最好领您上一位很讨人喜欢的妇女那里去，您会看到她是个挺有趣的人物。噢，就这儿……这原先是座贵族的院子。”

可是拉弗列季耶夫昨晚并没看清，安排他过夜的人究竟是否讨人喜欢或是有趣，他当时又累又困，就是现在，他还停留在那令人不安的梦境中。他对着教堂看了又看，它很象费多索夫修道院，于是他想起了童年，陷入一种沉思默想的心境中。奇怪的房子，奇怪的过宿，荒芜古老的花园，教堂……要不是两台拖拉机在河那边有节奏地耕着地，可以想象，连这些也都象在梦里。可是拖拉机发出的响声，实实在在，朝气蓬勃，好象在提醒拉弗列季耶夫，使他想起来这儿的

二

拉弗列季耶夫觉得有些不安，就象一个人被别人从旁久久凝视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他回转身来，发现背后有一位老人正站在一棵分成五条枝桠的粗大苹果树下微笑着。这是

个矮个儿老头，孩子似的狭窄的双肩，花白的尖胡子从眼下、耳边开始，波浪形地沿着干净的粗麻布短上衣直垂到腰际，一双短而直的小脚牢牢地站在地上，真的，他象一只晚熟的蘑菇，从落叶下面用双腿支撑着抬起头来。另外，使他更象蘑菇的是他戴着一顶盖在眉毛上的黄麦秆编的巴拿马草帽，帽子上系着宽宽的黑带子。拉弗列季耶夫转过身来时，老人把这顶在秋天的毛毛细雨下极不合适的巴拿马草帽稍稍往上抬了抬，和蔼地眯起那双失去光泽的淡白色小眼睛，说道：

“早安，农艺师同志！女主人吩咐请您去吃早饭。”

他领着拉弗列季耶夫沿着潮湿的小径走去，小径上画着蜿蜒曲折的蚯蚓的足迹。小个子老人身材仅及拉弗列季耶夫的肩头，但步伐坚定、有力，与他那古朴的外貌极不相称。他一直沉默着。

穿过凉台，那里的被褥、卧榻均已收拾起来，他们走进房间。昨天夜里，拉弗列季耶夫非常疲劳，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也没看清自己房东的住宅，因而此时他看到房间如此整洁舒适，感到非常吃惊。

女主人不在。老爷子请他坐到蒙着长毛绒的圈椅上，自己随即穿过一扇挂着门帘的窄窄的小门到隔壁房间去。拉弗列季耶夫很感兴趣地四处观看。窗子——这个他在花园里已经发觉——全部被花盆里的叶子覆盖，房间里笼罩着一片绿荫荫的昏暗。一只放在雕花框子里的高大座钟，黄铜钟摆闪着暗淡的光泽，在玻璃框里从容地摆动着，拉弗列季耶夫早晨隔着墙已听过它的响声。靠近窗子的拱顶，用细树条挂着一只铁丝鸟笼，笼子里一只黄雀安静地跳来跳去，喳喳叫着。近窗的小圆桌上放着一只四方形大罐子，金色的鲫鱼在长长

短短的水草中游动。房间中央放着一张铺着蓝色带方格图案台布的大桌子，四周匀称地摆着窄靠背的橡木椅，桌上已陈设着蓝花边的盘子、高脚彩色玻璃水果盆，还分别放着镀镍的沉重的刀、叉和各种大小、样式各异的汤匙。所有这一切，还有那深色大餐具橱和放着各种器皿和小瓷像的玻璃橱，松软的长条地毯，将拉弗列季耶夫带到了某种不熟悉的古老生活里。更令人奇怪的是，他看到在那沿墙挂着的一个个刻有梨子、苹果的木盘子之间，有一张镶在黑镜框中的半身照片：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快活的、精力充沛的面孔，头戴着圆锥形的头盔帽，佩着国内战争时期有棱角的领章。这种旧时的照片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

拉弗列季耶夫陷入了沉思。这张照片中的主人想必是经历过复杂的人生道路，它落在这安静的小天地中和遗留下的这一切陈设很不相称。他没发觉老人返回，掀开门帘，让一位拿着托盘的妇女走进房间。

“对不起，让您久候了，”她以低沉的胸音说道，把托盘放到桌上，托盘里有小锅和平底煎锅，锅子里什么东西在滋滋地响。“早安，更准确些，应当是午安，现在几乎已是十二点了。”

拉弗列季耶夫看出这位妇人顽强地不服老。她穿着一件棕色紧腰薄呢子长连衣裙，连衣裙的腰身处，缝着钮饰，袖口漂亮而考究，系着一条象衣领一样洁白的花边围裙，只比手帕稍大一些，自然，这纯粹是象征性的标志，说明在这儿，坐在桌边的女主人就是她。白净的面庞上花白的头发梳成高高的圆髻。她的头高昂着，全身显得挺直、轻盈、舒展。

“请别拘束，”她亲切地微笑着说，“来就座吧。昨天您叫我

老妈妈，也并不错。您多大年纪？哟，还不满三十！可我已五十七了。我心情郁闷时，就趿着拖鞋弓着背走路，可心情开朗时，我又变年轻了。当然，只能就这些白发和皱纹比较而言。今天我心情很好……我酷爱秋天，落叶，连绵的阴雨天，雨和风，您呢？……”

“雨和风？”拉弗列季耶夫困惑地反问道。

“是的，雨和风，正是这种阴雨天。这是勾起回忆的时刻。喏，请坐。一个人情绪不佳，就没有胃口。我总想尽量使胃口好一点。安东·伊凡诺维奇还特地为您送来了新鲜可口的吃食。”

她说出这个名字和父名，好象她的客人早就认识她说的这人。拉弗列季耶夫想问，安东·伊凡诺维奇是谁，但女主人一边把盛着煎鸡蛋的平锅、奶油缸、装着热牛奶的釉瓷小罐向他移近些，一边继续说着，无论如何也没法打断她。

“您的情况我已知道不少，彼得·杰敏季耶维奇，”她说，“天刚亮，柳德米拉·基里罗芙娜就上我这儿来了。是个很可爱的姑娘，是吗？多么有毅力，多么顽强！喂，您吃呀！……她几乎整个战争期间都在救护队和医院里当护士……后来就上大学，复习忘了的功课，学习新的学科。现在是区段的医生，我们的乡村医生。您只要听听那些病人对她怎么评论的，就会吃惊，并且相信，她远离繁华热闹的城市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一点也不感到枯燥寂寞。我在这儿度过了四分之一以上世纪，别的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因为这是个美好的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善良。不过对你们，青年人……”

她谈到集体农庄，谈到收成，孩子们，还谈到农村需要专家，又说现在他，拉弗列季耶夫，将在这里工作该多么好。